

诗想者书系

老拍的言說

黄斌◎著

诗想者书系

老拍的言說

黄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拍的言说 / 黄斌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1

(诗想者书系)

ISBN 978-7-5354-9028-5

I. ①老…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67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封面题字: 黄 斌

封面设计: 江逸思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胡丽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4 页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4 千字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1

怎样理解一个人命定的孤独？

2

她是光，我是被照亮的部分。

3

多少年了，一个人习惯用生命吐出语言像蚕吐出丝；有一天他厌倦了，不再言语，可是，那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软体动物，他除了如蚕吐丝的功能，已一无所有。

4

没有体温的生活。

5

我看见很多植物，都摆出向阳的姿态，像一种爱情，然而也残酷如一种政治。

6

资本是最大的性冲动。

7

是水，产生了思想。但文字却一直是最硬的通货，它从不失效，它的购买力大到可以买下未来甚至永恒。

8

一年将过，明年，我的牙齿会继续在冬天打着冷战。

9

空巢，这个被弃物总是让我感动，是谁遗弃它的并不重要了，总之，空巢留在了它应该留的地方，因为它是巢，必须守着巢的本分；纵然空了，但是它见证了过去的的时间和事件，留住了以前。空巢从实用的巢中超脱了出来，成为一件真实生活的艺术品，由真而入美了。我由此知道美是具体实在的，较之人文之美，我更喜欢这种造化之美。

10

真理不是你的亲戚，不会毫无理由地站在你一边。只是我们太多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真理离自己最近，这很可笑。而我这样说，是不是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呢？任何发现，都带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情绪，都有排他性，有贬损陈见的感觉；比如，当我这样说了别人从未发现的东西，自喜之外，更有一种控制感。这很无奈——发现总是天然地容易获得权力。因此，我得在这个层面上反思一种人文态度：发现是可贵的，但是得限制任何有价值的发现的被滥用，这不是中庸，而是汲取已有的一些教训。

11

与其说巴门尼德发现了世界的始基——存在，不如说他发现的是人类的思想自身——这个真实的一。

12

只有到现在，人们才发现绝对的客观性是一种梦想或者神话。我能客观地理解历史和现实吗？不可能的。现实中我连一个女人也理解不了。我所认识的，只是一些浮现在我观念上的图像，这些图像，只

有客观可能性，而绝不是客观本身。如此理解科学也一样，我们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和对象沟通，我们发现的所谓规律，终究如柏拉图所谓，只不过是一种 COPY，发现的，只是一种——像，或内心之象。

13

明天明天，请不要再给我明天的诱饵。

14

我过多地关注审美了吗？为什么对审美有了一种罪感？中国人是很少有罪感的，除了道德伦常之罪。我应该算是典型的中国人了，并且是有点保守的那种中国人。我不知道因为什么而成了一个爱美的盲人，除了美，好像目无所视，也因为美，而忽略了日常应该承担的东西，并因之而受着一种伦常式的折磨，而且宿命般地想把这折磨也变成美。

这是审美的原罪吗？

因为坚持审美的纯洁性，可能不知不觉会侵犯伦理的纯洁性，这种紧张消除不了，是个问题。但是，在康德哲学中，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是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相融的前提，那这种紧张是什么呢？也许只有一种可能，所谓的纯洁的伦理，其本身只是不道德。

15

距离不仅产生美，也产生疼痛和更多。这是空间本身的宿命。

16

在我看来，任何知道，都是一种解放；每一个知道，都开放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

17

只要有社会形态存在，社会中的个人都可能因思想获罪。因为对于社会而言，不受约束的个人思想对社会都是一种威胁。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说过理想中的社会；或许现实中存在着相对风险较低的社会。

18

一整个冬天的雪花都可以向我展示它们美的秘密，但是我或许得这样说，我如要理解冬天，还是得从一朵雪花的形状开始。

19

夜晚人造的灯光是为了什么？白色的光照亮了夜，彩色的光照亮欲望，也许还有内心。

20

哪一种噪音让我不能忘怀？
有一种声音让你听到内心的音节！

21

关于幸福，我能知道些什么呢？

首先，我感到的是一种传承。在我并未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的时候，我先就认识了它们，这是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的。老师说，你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无比“幸福”的。

从个人接受的角度，这是在认字的层面认识了幸福。

另外，我的体验是，我曾经偷窥过它。

自把“幸福”当两个字认了，因为无法体验，也无法直观，也就无从用心。本已感觉忘得差不多了，直到上初中以后，一个偶然的夜晚，我的一个新婚的亲戚，他是个很普通的工人，因家庭矛盾，找我

父亲诉苦，他说了不少，大致是因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时老婆没有好脸色。我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这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有力。他很自信地说出了他的理解，从而也刺激了我，让我突然记忆起这两个字，并在某种程度上像是观看到了它。

但是，我的个人经历无法让我体验到如此虚幻的两个字，不知不觉中，我不仅忘掉了它们，也把它们作为无效语言清除出了我的个人意识。

我不知道是不是无法体验的词语在个人意识中就是无效的；或者任何词语只有在不被怀疑的前提下才是真实有效的；或者可以被体验的。

谁可以带着我去指出幸福？

现在，我更愿意相信幸福是存在的，也是可以被真实体验到的。但对于我，还只是一种相信。在这相信之中，我想象的幸福是纯粹的，不容分析的，它更多是一种情感体验的传承，问题是你得接受它。

这可能就是个人生命背后的文化历史——在汉语之中，享受汉语提供的幸福。

22

我一直在渴望激情，但更让我渴望的是理解激情的限度。

23

我错过了一场十年未遇的春雪。

但当中午醒来，我欣慰地看到，是春雪覆盖着我昨夜的睡眠。

24

我所要的，是“生活”还是“生活本身”？

事实经常是，我明明是更想要生活的，却限入生活本身的迷妄。

可能我的意思只是：我只想真实地生活在每一时、每一地，却经常在某一时、某一地不生活；我不在场。生活在别处。

我现在知道，好的生活就是你总只在这里生活。

“生活本身”有如理想，而理想很容易沦为暴力。理想从来就是巨大的否定力量。

生活是粗陋的，生活本身是精致的。

人到中年，我从形式美的“生活本身”中脱身而出，回到笨拙的、经常被掠过的“生活”。

25

这些天来，我似乎第一次发现了武汉的蓝天和白云，一种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喜悦传遍全身。它们不仅唤醒了我的身体，还唤醒了我真实生存的感觉。

蓝天的蓝色如此纯粹，白云的姿态如此闲静，自然就这样在恰当的时候给个人以馈赠。

这时我可以说我体验到了幸福，而对其他的事情说不。

26

我试图回到常识，并体会常识所认同的美。但常识是流变的，不断被意识形态、传媒和社群所改造的，所以我只能相对有选择地回到它。

常识是外在的吗？为什么我有所试图呢？有人彻底超越常识，有人彻底依赖常识，但常识又都是被选择的，切己的。春花秋月一定是常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能不是常识，也可能是，于是，我试图回到常识只好改成——我试图回到我自以为是的常识了。

常识美其所美，我美我所美。如果我这样说，常识就是外在的，可辨析的了。但是，这样我和常识之间又一定有个中介，这是很可疑的。

所以，我可以试图这样说，我和常识，我们只好继续纠缠和溶浸，我们互文，我们也美得互文。

27

世间最感人的事物是植物。只有植物，用尽一生站在那里。

28

没有蝉声，夏天就应是寂寞的了。

没有蝉声，夏天就不像夏天。

在蝉声中，我可以感觉到夏天的热如针扎进皮肤，好像就是蝉声和阳光一起在进入身体。

我看到一只蝉在歌唱，唱出了夏天的美声。

我看到它在树枝上鼓动肚腹，这鼓动像是为了驱赶阴凉。

我觉得蝉声就是夏天的云，那是蝉鼓动的肚腹在天空的倒影。

29

这些天来，我沉浸在植物的情感之中，等待一只从庄子那里飞来的蝴蝶。

30

对于像我这种在 1970 年代的话语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解放”这两个字，有如李泽厚所谓的积淀，被作为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了下來。

解放不仅是喜悦，甚至是狂欢。

我记得那些扯在树枝或者电线杆之间的电影屏幕上，正在夜幕下放映的故事片中，每当老百姓陷入生命之危，就有一支部队仿佛从天而降，有时是骑兵，有时是冲锋号响过之后突然涌出的一群武装，使

百姓获得解救。这个时刻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露天电影场中真实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还依稀记得，电影里有主人公说到“解放”二字时，眼中流露出的无限憧憬和向往。

解放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最少它假定了束缚的存在。

问题是：谁解放谁，解放什么，为什么要被解放？

不仅是我，我和我的同辈人都被告知，解放前是黑暗的。我甚至有一段时间一想到“解放前”这三个字，头脑中会自然出现暗无天日的印象。这个印象是被我一个同学唤醒的，他在一首回故乡的诗中写道——我相信三十年前的阳光和今天一样灿烂。我读后颇为震惊，在我不自觉的想象中，三十年前的阳光当然是黑白的了，但这有悖于我的常识，这句诗使我第一次想象到以前那些消逝的灿烂阳光。

这让我在后来读到胡风解放后的那首名诗《时间开始了》时，嘴角不自觉露出一丝笑纹。博尔赫斯有关秦长城的一段文字中也写到过，始皇帝筑城的意思就是为了让臣民知道时间是从他开始的，帝国的空间就是天下，整个天下就只在长城之内；而时间，在始皇帝的城内开始。

31

个人是可能的吗？

孔子不怎么谈个人，是他的高明之处，但他也不是完全不谈个人，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夫子自道的地方不少。在他的视野中，客观外在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个社会架构，架构内有仁人志士圣人大人学者等，另外还有一个二项对立，君子与小人。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个生活的人文世界。

此岸世界之外，孔子也没有否定彼岸世界，只是不说，子不语怪

力乱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不可知的彼岸保持敬畏。

孔子没有谈一般的个人，人者，仁也，有如生物学上的细胞分裂，他对形上学保持沉默。

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似乎出现了个人，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不是一般的个人，可以称为儒者的个人或者精英主义，并因此点推动，形成了儒者介入社会的强势。

苏格拉底要求“认识你自己”，他四处向人们表白自己的无知，有如庄子说的——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我知道我不知道。在苏格拉底那里，有了对纯粹个体的认知诉求。

一般认为，西方的个人是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的，但这个理性的我思的基石早已被撼动。

从认识你自己——我思故我在——没有你自己，这是西方个人的路线图。

也许这样发问即是错的，这种提问方式即是西方理性主义启蒙的分泌物，需要警惕。

我想到庄子，庄子是一种退，也是一种进。

庄子有至人、圣人、真人、神人等，这些人无用于孔子的社会架构成为弃材并因此得以保全，因非社会而得以成己，无己而成己，在直观的形态上，庄子的个人最少是最像个人的个人。

但正因为庄子说得太玄，近乎拉康所谓的“不可能的真”，在被沦为一种社会之用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滑入了道教和房中术，实令人唏嘘不已。

32

我经常沉溺在夜的底部，夜已经不能再深。

这时我是满足的，只要我抬起目光，虽然经常目无所见，但没有什么不成为可能。

33

秋虫唧唧。

一切生命，皆有吟唱，哪怕是沉默的。

只有生命才能互相响应，静默和运动都因共享生活世界而意识自身，呈现自身，表达自身。

34

我知道今夜，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夜晚都像今夜。

今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男人和女人，他们不需要财富，也不需要荣誉，只需要一文不名的自己、赤裸的自己。

35

在夜间生活久了，来到白天，我看见手上长满了阳光的刺，到处都长满了阳光的刺。

36

简约是一种大美，我相信世界和人都是依据这个原则来建构的。

简约，就是没有多余。作为美，它是抽象的，也很难被人所体验。当它溶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因人的劳作而呈现的时刻，它不仅得以实现，也进入人心。

37

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人在青年时不是左派不正常，到了中年以后还是左派更不正常。

左派是激进的，因而很容易形成暴力。左派总是显得比右派更正确，但为善几何？左派经常以善的名义作恶，并且作恶不休。

左派幼稚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作恶的时候都表现为和真理站在一

起，他们是真诚的。

左派就像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右派的儿子。

38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我说，关心天下的人太多了。

他说，是吗？我怎么没见几个。

我说，怎么我满眼都是？

39

年轻人稍有所学，亟思放眼天下，改造社会，这是中国士人的传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我现在除了能在审美的层面欣赏青春之美外，好像不能多说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当成目的呢？为什么总习惯把自己外化为改造江山社稷的手段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活出自己来当成个人的最高目的和生命的最高价值呢？

在中国，年轻人是得罪不起的，俗话说欺老不欺少，而且中国秀才之厉害也是有传统的。

青春当然是美的，但是，青春也是急于外化自己的，青春是股盲目的力量，有如峡江激流，有撼山之力，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于一身。

我现在还算一个青年，可是，生命力却衰微了，感觉自己不能随着那股激流前行了，我想停下来，在激流之中，也在自己之中停下来，做一座不断被激流冲刷的峡江之礁。

40

在1990年前后，我的一个朋友埋头写作《中国主体性哲学论纲》，

想用当时流行的“主体性”概念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导出之，不知道他现在完成了没有。十多年不通音问，自己当年的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也不知道朋友在关心什么。

记得当时论题在“主体性”上，却不知不觉做了个人主义的理解；当时的主义很多，个人主义是我们认同的。

现在想来，个人当然可以谈，主义却不必了；我讨厌带有暴力倾向的话语。

主义误人误己，就像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永远是马克思。一个学人沦落到某某主义者的时候，一定是个等而下之的学人，就从语言序列来看也是这样。

41

我的日常生活日渐纠缠于和汉语之间的关系。我只会说母语，但我真的会说吗？我说的是我想的吗？

对自己失语，我持续很久了。

以前说话总是脱口而出，似乎理所当然。现在说出一句都得想想刚才说了什么，在这些说出的语词中，有多少是能指的游戏。

我在寻找个人的词典。

这是我自己的工作。

42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身体是个人最直观的规定性，却长期是个人自己的敌人。

如果人自身即是分裂的，或者说我自己都是分裂的，我将如何自处？

43

说出你的生活！但就算是独自面对，我们能否说出自己的生活？

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说出自己的生活？

有人长期陷入孤独，只好对一匹马或者一棵树说话。

有人习惯和自己说话。

有人和朋友说话。

有人话多，说话像流水，话也像水流过去了。

有人话少，说出一句像吐出一块石头。

说、听、沉默、静默。

说出话来，打破了沉默。

听并且听到和意会，然后接着话说。

对话完了，复归于沉默。沉默像拉链收拢，把说过的话打进过去的包。

在沉默的更远处，是静默。

静默是最后的倾听者，它守候着我们的言说。

这是我们的生之静默。

静默上升，可以成为上帝，他接受忏悔，接受我们的罪恶。

静默下降，如海德格尔所谓“常人”和中国乡愿，左右着说，它一定要隐匿或者伪饰。

还好，静默总在那里，须臾不离。

44

和自己内心的黑暗说话，就像要把骨头变成柴火。

骨头终究会变成柴火的，可惜到那个时候，它的光已毫无意义。

45

秋声起了。它巨大的力量和不确定性感染着生命。

大风可以让荆轲和刘邦成为英雄，也可以让庄子和欧阳修成为智者。

大风不会因为我们有关它的知识而有所改变。

站在大风之中，被它荡涤而过，这是生而为人应有的福气。

46

一个社会没有宗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没有敬畏感的社会是不能接受的。

对不可知的事物保持敬畏，这是孔子的态度。但孔子之后，好像敬畏感就失传了。

孔子之后，我看到的是服从和奴役，要么服从，要么奴役。

47

科学还是科学的时候，科学是美的。

但科学日益沦为技术，我们现在更习惯“科技”这个名称。

技术貌似科学的嫡子，我却以为这是资本喷出的精液。

48

我最早的家当然是在母亲的子宫里，这是弗洛伊德的说法，也是个经验事实。

来到这个世界，我有了新家。

这是个新的空间，我有亲人，有居住的房屋。我清晰记得屋檐上的蜘蛛网，阳光可以把屋檐上的灰尘照亮。

以后，我入迷般地回忆房屋上的黑瓦，墙上青砖里刻的汉字，还有雨天石板路上响起的木屐声，仿佛童年就在这渐行渐远的声音里不见了。

这个家是记忆可以提醒我的，这是我童年的家。